

哈萨克斯坦能源转型提速

上调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坚持发展核电

■本报记者 王林

从2009年通过《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法》,到2013年确定建立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经济转型模式,哈萨克斯坦已经将实现能源稳定供应和改善生态环境列为两大政府优先要务。在哈萨克斯坦政府看来,尽管通过出口石油、天然气、铀和其它原材料可以保证财政收入,但最大限度发挥新能源产业优势,不仅可以避免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还是实现能源转型的最佳途径。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日前主持召开国家电力发展专题会议,确定下一阶段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并上调了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同时强调虽然不急于发展核电事业,但不会在此领域“迟到”。

作为全球第9大石油出口国,哈萨克斯坦石油储量约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3%,尽管油气行业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哈萨克斯坦近年来多次重申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性,如今更是加大了能源转型力度。

上调清洁发电目标

“我们决定更新203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即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领域占比从此前的10%上调至15%。”托卡耶夫表示。哈通社报道称,哈萨克斯坦于2013年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目标是到2025年6%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1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50年至少5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行业当前的发展情况,该国政府认为2025年目标有望超额完成,于是做出了上调2030年目标的决定。哈萨克斯坦能源部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去年1080亿千瓦时发电量中有32.4亿千瓦时来自可再生能源,占比约为3%。

目前,哈萨克斯坦总共有116座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其中风力发电站29座、光伏发电站44座、水力发电站38座、生



物质发电站5座,总装机容量1685兆瓦。今年计划上马23个总装机容量达381兆瓦的新项目,目标是到今年底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提升至35亿千瓦时。

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部长诺加耶夫透露,今年将开发和完善可再生能源项目电子竞拍平台。“我们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本地化份额仍然极小,需要采取激励措施,促进该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他说,“接下来将认真研究大规模可再生能源项目落地的前景,并借鉴外国可再生能源本地化的实践方案。”

据了解,哈萨克斯坦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包括:延续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发展路线,加速现代化发展和本地化生产,实施太阳能电池板和微型发电厂运营试点项目,建立新能源电力中心以鼓励新能源技术研发和推广。

“我们不仅是要学习如何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还要努力实现技术和人才本地化。”托卡耶夫表示,“同时还要进一步提高国民对新能源的认识,鼓励更多项目落地。”

“不会错过核电发展时机”

托卡耶夫还强调了核电的重要性。

“彻底放弃核电为时过早且是错误的,政府要做好引导工作,缓解民众对于核电的恐惧。”他说,“我们虽然不急于建设核电站,但也不能错过发展时机。”

据了解,哈萨克斯坦是全球主要的铀生产国,拥有全球约12%的可采铀资源,但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涉足核电领域。1997年以来,哈萨克斯坦一直持续讨论建设核电站的议题,但国内反对声音仍然很大。

哈萨克斯坦能源部表示,由于电力需求逐年递增且环保要求日益严格,核电站被认为是能够满足基本电力需求的可替代能源之一,但截至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建设核电站,目前正在对多个国家的核反应堆技术进行对比研究。

国际文传电讯社指出,哈萨克斯坦能源部每年都会对未来中长期电力供需平衡状况进行分析预测,从长期来看,该国将面临严重电力短缺问题,这也是该国对核电事业“松口”且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大原因。

减排压力依然不小

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的高能耗、高排放情况也很严重。哈萨克斯坦生态、地质和

自然资源部部长Magzum Mirzagaliyev坦言,哈萨克斯坦应该将碳排放配额标准提升至与欧盟水平相当。“我们的排放交易体系应该和国际接轨,通过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成本,迫使更多企业和机构履行脱碳义务。”

哈萨克斯坦生态部的数据显示,去年该国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约为250万吨,其中燃煤电站排放量超过90万吨,占比37%。当前,哈萨克斯坦温室气体排放量已高于1990年水平,达到4亿吨,其中电力、热力生产排放量约1.1亿吨,占比27%。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持续增长,到2030年将达到4.35亿吨。

据悉,哈萨克斯坦今年已将碳排放配额缩减了1.5%,计划未来8年每年缩减2%,10年内将累计缩减20%。

世界银行指出,哈萨克斯坦超过8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能源开采、加工、运输、存储和使用,该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5年水平减少30%。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国家排放管理系统仅能监控该国4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果要完成2030年的减排目标,该国需要建立更加严格的限制排放系统和废弃物管理办法,并制定更具雄心的减排目标。

继去年发现4050亿立方米气藏后,今年6月又在黑海水域斩获千亿方级天然气储量——

土耳其天然气“大国梦”更近一步

■本报记者 李丽曼



6月初,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在黑海水域发现了13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这是继去年土耳其在该区域发现了4050亿立方米天然气气藏后的又一“收获”,这使得土耳其在该区域发现的天然气总量达到5400亿立方米。

据了解,土耳其每年需从俄罗斯、阿塞拜疆等国大量进口天然气,油气进口成本高达数百亿美元。随着连续的天然气气藏发现,土耳其能否就此摆脱高昂的能源进口“账单”,借此实现能源自给自足?

海上天然气勘探丰收

去年7月,土耳其在黑海水域的萨卡里亚气田探得4050亿立方米天然气气藏,成为去年全球最大规模的油气发现,加上今年发现的又一巨大气藏,黑海区域的天然气已被土耳其政府寄予厚望。

土耳其能源部公布的开发计划显示,萨卡里亚气田出产的天然气将在2023年正式用于主网供电,到2027年或2028年,该区域的天然气产量将趋于稳定。土耳其政府同时还规划了一系列天然气基础设施,其中,将新建至少长达160公里的天然气输送管道,将海上生产的天然气

运输至主网附近的发电厂。另外,土耳其还将在两年内新建一座天然气接收站,以满足天然气的运输需求。

根据土耳其政府的计划,为满足本土消费需求,到2030年,该国本土天然气产量需要在当前基础上增加60%,达到800亿立方米左右的年产量。根据测算,如果萨卡里亚气田达到稳产,该气田的产能将能够满足土耳其30%左右的天然气需求。

另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土耳其在黑海海上Amasra 1号钻井发现的资源数据也颇为可观,预计将有大量有待开发的天然气资源。据悉,土耳其国有石油公司已经计划独立开发该天然气资源。

瞄准黑海

据了解,近年来,土耳其一直希望实现能源自给自足,一再加大对天然气的开发力度。然而,其在黑海以外区域的天然气勘探活动却颇为不顺。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东地中海的大量天然气气藏均位于尚有争议的水域,土耳其、希腊、塞浦路斯均在该区域有天然气开采计划。去年12月,欧盟以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区域进行“未授权的天然气勘探活

动”为由,对土耳其进行了制裁。直至今年2月,随着欧盟与土耳其双方关系出现缓和,欧盟才解除了制裁令。

业内分析认为,在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藏和欧盟良好贸易关系“二选一”的情况下,土耳其很可能将目光转向黑海,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萨卡里亚气田的开发之中。

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Dimitar Bechev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发现的黑海天然气藏将帮助土耳其逐渐减少其他地方的能源项目,并重启与希腊方面的谈判。

今年5月,土耳其能源部长Fatih Donmez表示,目前土耳其的两艘钻井船都已黑海海域,一艘将主要用于开启新的海上测试油井,评估更可靠的储量数据,而另一艘钻井船将把测试井升级到生产状态。据了解,土耳其目前共有三艘钻井船,现已动用两艘加大黑海区域进行勘探活动。今年2月,土耳其国有油气公司宣布已签订了初步协议,将从挪威钻井公司购入一艘新的海上勘探船,再度加速该国油气资源勘探进程。

力求摆脱能源进口依赖

事实上,在土耳其看来,大力开发天然气资源不仅能够保障该国的能源供给

安全,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还可以给该国摇摇欲坠的经济带来“光明”。埃尔多安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黑海的天然气大发现传达了‘好消息’,天然气资源将帮助土耳其解决长期以来的经济问题。”

据了解,土耳其的油气主要依赖进口,其中,石油主要来自于俄罗斯、伊朗、阿塞拜疆等国,天然气则主要来源于美国、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同时还会从卡塔尔大量进口LNG。数据显示,土耳其每年的天然气消费总量为500亿立方米,其中有50%以上来自进口。

据彭博社报道,每年,土耳其的能源进口“账单”高达440亿美元左右,大多为外币支付。近三年来,土耳其货币里拉大幅贬值,今年6月的数据显示,相比2018年里拉的贬值幅度超过50%以上,高昂的油气成本成为了土耳其财政的一大负担。

与此同时,土耳其与俄罗斯油气公司Gazprom PJSC、阿塞拜疆油气公司Socar等油气生产商签订的长约合同预计很快就会到期,届时,该国天然气供应市场每年可能将出现约160亿立方米的缺口。

业界普遍认为,为保障本土能源供应安全,土耳其将尽其所能实现天然气增产。同时,也有分析认为,从萨卡里亚气田开采的天然气将成为土耳其未来与俄罗斯油气公司谈判增加筹码。

据了解,自去年土耳其宣布了黑海萨卡里亚气田大发现后,土耳其从债券到股票的资产总量均出现了增长。

资讯

研究显示: G7无力兑现减排承诺

本报讯 据油价网报道,近日,慈善机构Tearfund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海外发展研究所合作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尽管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的七国集团(G7)对环保和气候目标做出承诺,但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G7各国的化石燃料用量一直超过清洁能源。

报告显示,G7在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期间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提供了超过1890亿美元的支持,而同期清洁能源只获得了1470亿美元。

报告认为:“这些投资,包括许多直接支持措施和有利于化石燃料行业的环境管制放松,与实现气候目标,以及G7各国自己提出的净零目标不一致。”

报告还指出,G7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资金中,交通运输领域获得了2470亿美元的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有4/5的资金都进入了化石燃料领域,根本没有为减排或实现气候目标做出任何贡献。相比之下,投入清洁能源领域的资金只占到全部投资的1/10。

此外,G7各国也没有在支持本国经济快速脱碳的技术上进行足够规模的投资。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高级政策顾问Lucile Dufour就此表示:“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本应该是七国集团经济脱碳的首要任务,但只要七国集团继续支持化石燃料行业,其承诺就永远无法兑现。” (仲蕊)

美国: 页岩油生产成本持续攀升

本报讯 彭博社援引花旗集团分析师的话报道称,随着钢铁等原材料的价格越来越高,美国页岩油生产商正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

根据《巴伦周刊》的报道,今年迄今,基准钢材价格已经上涨了60%,过去12个月内更是大涨200%。受此影响,花旗分析师Scott Gruber表示,到今年年底,北美页岩油行业的通胀率可能会达到12%或更高。

“今年以来,勘探人员在去年的原油价格暴跌后陆续重返工作岗位。”Scott Gruber称,“因此北美页岩油行业从劳动力、柴油再到钢材的各种成本都在不断攀升。”

另据彭博社报道,尽管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平台数量自去年8月跌至最低点以来几乎翻了一番,但美国的石油产量仍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Scott Gruber表示,由于成本不断攀升,加上在北美的利润空间有限,众多大型油田承包商已经开始从美国和加拿大转向其他地区寻求利润增长。” (仲蕊)

俄原油生产商警告: 能源转型仓促或致石油供应短缺

本报讯 据行业资讯机构标普全球普氏报道,俄罗斯最大原油生产商俄油(Rosneft)的首席执行官谢钦日前警告称,如果各国不能从全局出发,仓促推进能源转型,全球或将面临石油短缺的风险。

“由于各相关方要求完全停止对石油行业的投资,石油供应的长期稳定将面临风险。”谢钦表示,他同时敦促行业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石油需求复苏做好准备。

谢钦认为,新一波疫情的反弹不会完全阻止石油需求的复苏,同时,尽管石油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份额相对下降,但石油消费仍将继续增长。“世界将持续消费石油,但又不准备投资石油,这将加大供应风险。不应该全盘否定石油,而应否定不环保的开采项目。”

谢钦强调,如果没有全面考虑就仓促地推进能源转型是不切实际的。“可再生能源并没有成为全球能源发展的重要储备。”他说,“例如,欧盟对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补贴在过去10年里增长了5倍,达到每年近500亿欧元,而同期发电量只增长了3.6倍。”

谢钦表示,油气生产商必须分配到足够的资金,才能避免威胁到未来的供应稳定。根据现有的情况估计,到2040年,全球油气行业的投资应达到17万亿美元,才能支持当前的产量水平,这约占全球能源投资的1/3。” (仲蕊)